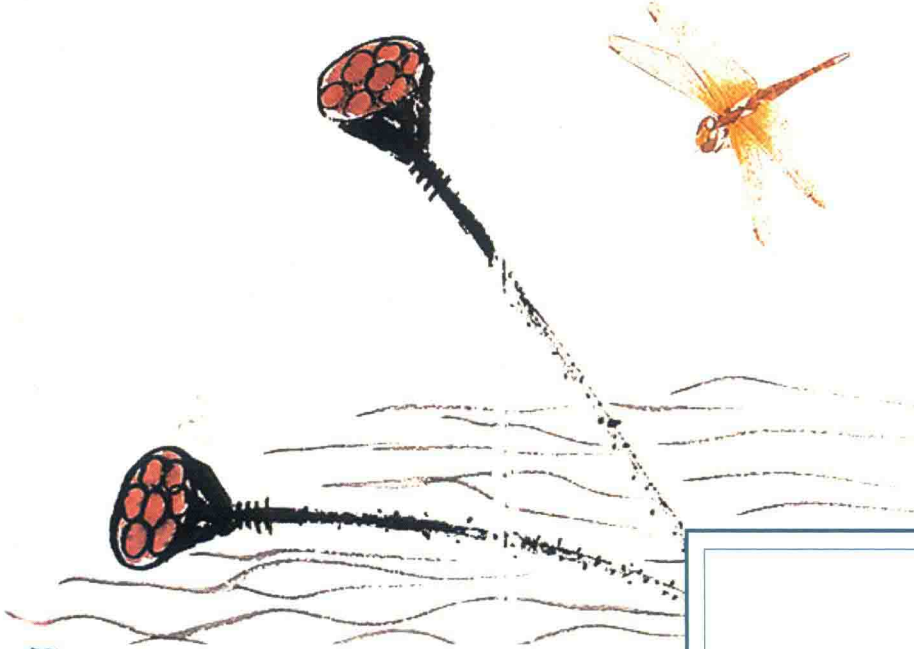


An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of the page depicts a dragonfly with orange and brown wings and a red body, flying towards the right. Below it, two lotus seed pods are shown on long, dark, spiny stems. The pods are dark with red seed compartment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faint, horizontal wavy lines. The entire title area is enclosed in a thin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风 这是风刮的

老舍 徐志摩 等◎著

陈子善 蔡翔◎编

同题散文经典

风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

这是风刮的

老舍

徐志摩

等

著



陈子善 蔡翔 编

同题散文经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 这是风刮的 / 老舍等著; 陈子善, 蔡翔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同题散文经典)
ISBN 978-7-02-012610-1

I. ①风… II. ①老… ②陈… ③蔡… III. ①散文集
—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840 号

责任编辑: 叶显林 尚 飞
装帧设计: 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610-1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编辑例言

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枚举。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因此，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曰“速食文化”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

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比如，春、夏、秋、冬，比如风、花、雪、月等等。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

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并冠之以不同名称。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为尊重历史原貌，一律不予更动。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选文不再注明出处。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遗珠之憾也将存在。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



目录

风的话	周作人	1
风	巴金	5
风	莫洛	7
风雨(节选)	严文井	9
风雨	贾平凹	16
自然风	邵燕祥	18
在风中	张炜	21
风的青睐	毕淑敏	25
千年秋风	杨彦国	27
风从哪里来	范曾	31
与风擦肩而过	雷抒雁	35
风	鲍尔吉·原野	37
风是化石的脸	秦松	39



风

接近风的深情表达	王 芸 42
风啊,你这弹琴的老手 ...	赵丽宏 46
随风走过四季	耿占春 52
风,径自吹去	黑 瑛 63
春风	老 舍 69
春风	林斤澜 71
西风	陈衡哲 73
湖南的风	谢冰莹 81
急风	丽 尼 87
风夜	南 星 91
五月风	陈建华 93
秋风的手	周 涛 97
北风起时	书 琴 99
台风	蒋 勋 101
等待台风	王小妮 104
台风前后	丹 扉 108
台风记	南 帆 114
老黄风记	刘成章 122

鸣沙山挟风行	匡文立	127
长安的风	韦 昕	133
这是风刮的	徐志摩	137
柔和的风	王统照	139
西湖的风	柯 灵	140
北风	苏雪林	143
北风	黄 裳	149
北风	斯 妤	152
深秋的北风	许觉民	154
悲风曲	丽 尼	157
秋风偶感	徐懋庸	158
在秋风里	洪为法	162
北风	杨 刚	164
寒风吹彻	刘亮程	167
秋风起的时候	袁 鹰	174
又是风起的时候了	杨 牧	177
在春风里	陈之藩	183
今夜,我站在风中	郑 敏	188



风

- 荒地的风 顾 城 193
- 绿湖的风暴 叶 珊 195
- 奥斯威辛的风 高洪波 201
- 听听那风声 郑逸文 204

风的话

◎周作人

北京多风,时常想写一篇小文章讲讲它。但是一拿起笔第一想到的便是大块噫气这些话,不觉索然兴尽,又只好将笔搁下。近日北京大刮其风,不但三日两头地刮,而且一刮往往三天不停,看看妙峰山的香市将到了,照例这半个月里是不大有什么好天气的,恐怕书桌上沙泥粒屑,一天里非得擦几回不可的日子还要暂时继续,对于风不能毫无感觉,不管是好是坏,决意写了下来。说风的感想,重要的还是在南方,特别是小时候在绍兴所经历的为本,虽然觉得风颇有点可畏,却并没有什么可以嫌恶的地方。绍兴是水乡,到处是河港,交通全用船,道路铺的是石板,在二三十年前还是没有马路。因为这个缘故,绍兴的风也就有他的特色。这假如说是地理的,此外也有一点天文的关系。绍兴在夏秋之间时常有一种龙风,这是在北京所没有见过的。时间大抵在午后,往往是很好的天气,忽然一朵乌云上来,霎时天色昏黑,风暴大作,在城里说不上飞沙走石,总之是竹木摧折,屋瓦整叠揭去,哗啦啦地掉在地下,所谓把井吹出篱笆外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若是在外江内河,正坐在船里的人,那自然是危险了,不过撑趸船的老人们大概多是有经验的,他们懂得占候,会看风色,能够预先防备,受害或者不很大。龙风本不是年年常有,就是发生也只是短



时间，不久即过去了，记得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话说得很好，此本是自然的规律，虽然应用于人类的道德也是适合。下龙风一二等的大风却是随时都有，大中船不成问题，在小船也还不免危险。我说小船，这里指所谓踏桨船，从前在《乌篷船》那篇小文中有云：

“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掌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陈昼卿《海角行吟》中有诗题曰《踏桨船》，小注云，船长丈许，广三尺，坐卧容一身，一人坐船尾，以足踏桨行如飞，向唯越人用以狎潮渡江，今江淮人并用之以代急足。这里说明船的大小，可以作为补足，但还得添一句，即舟人用一桨一楫，无舵，以楫代之。船的容量虽小，但其危险却并不在这小的一点上，因为还有一种划划船，更窄而浅，没有船篷，不怕遇风倾覆，所以这小船的危险乃是因有篷而船身较高之故。在庚子的前一年，我往东浦去吊先君的保姆之丧，坐小船过大树港，适值大风，望见水面波浪如白鹅乱窜，船在浪上颠簸起落，如走游木，舟人竭力支撑，驶入汉港，始得平定，据说如再颠一刻，不倾没也将破散了。这种事情是常会有的，约十年后我的大姑母来家拜忌日，午后回吴融村去，小船遇风浪倾覆，遂以溺死。我想越人古来断发文身，入水与蛟龙斗，干惯了这些事，活在水上，死在水里，本来是觉悟的，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是也。我们这班人有的是中途从别处迁移去的，有的虽是土著，经过两

千余年的岁月，未必能多少保存长颈鸟喙的气象，可是在这地域内住了好久，如范少伯所说，鼃鼃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踞，自然也就与水相习，养成了这一种态度。辛丑以后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前后六年不曾学过游泳，本来在鱼雷学堂的旁边有一个池，因为有两个年幼的学生不慎淹死在里边，学堂总办就把池填平了，等我进校的时候那地方已经改造了三间关帝庙，住着一个老更夫，据说是打长毛立过功的都司。我年假回乡时遇见人问，你在水师当然是会游水吧。我答说，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在船上时有用，若是落了水就不行了，还用得着游泳吗。这回答一半是滑稽，一半是实话，没有这个觉悟怎么能去坐那小船呢。

上边我说在家乡就只怕坐小船遇风，可是如今又似乎翻船并不在乎，那么这风也不怎么可畏了。其实这并不尽然。风总还是可怕的，不过水乡的人既要以船为车，就不大顾得淹死与否，所以看得不严重罢了。除此以外，风在绍兴就不见得有什么讨人嫌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扬尘，街上以至门内院子里都是石板，刮上一天风也吹不起尘土来，白天只听得邻家的淡竹林的摩戛声，夜里北面楼窗的板门咯噔咯噔地作响，表示风的力量，小时候熟悉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倒还觉得有点有趣。后来离开家乡，在东京随后在北京居住，才感觉对于风的不喜欢。本乡三处的住宅都有板廊，夏天总是那么沙泥粒屑，便是给风刮来的，赤脚踏上去觉得很愉快，桌子上也是如此，伸纸摊书之前非得用手摸一下不可，这种经验在北京还是继续着，所以成了习惯，就是在不刮风的日子也会这样做，北京还有那种蒙古风，仿佛与南边的所谓落黄沙相似，刮得满地满屋的黄土，这土又是特别细，不但无孔不入，便是用本地高



丽纸糊好的门窗格子也挡不住，似乎能够从那帘纹的地方穿透过去。平常大风的时候，空中呼呼有声，古人云春风狂似虎，或者也把风声说在内，听了觉得不很愉快。古诗有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这萧萧的声音我却是欢喜，在北京所听的风声中要算是最好的。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白杨，或者严格地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廿五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前者是常青树，冬天看了也好看，后者每年落叶，到得春季长出成千万的碧绿大叶，整天在摇动着，书本上说它无风自摇，其实也有微风，不过别的树叶子尚未吹动，白杨叶柄特别细，所以就颤动起来了。戊寅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省悟，又为白杨所骗了。戊寅春初饼斋下世，以后不复有深夜谈天的事，但白杨的风声还是照旧可听，从窗里望见一大片的绿叶也觉得很好看。关于风的话现在可说的就只是这一点，大概风如不和水在一起这固无可畏，却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阴历三月末日。

风

◎巴金

二十几年前，我羡慕“列子御风而行”，我极愿腋下生出双翼，像一只鸢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

现在我有时仍做着飞翔的梦，没有翅膀，我用两手鼓风。然而睁开眼睛，我还是郁闷地躺在床上，两只手十分疲倦，仿佛被绳子缚住似的。于是，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做孩子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伴都喜欢在大风中游戏。风吹起我们的衣襟，风吹动我们的衣袖。我们张着双手，顺着风势奔跑，仿佛身子轻了许多，就像给风吹在空中一般。当时自己觉得是在飞了。因此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风。

后来进学校读书，我和一个哥哥早晚要走相当远的路。雨天遇着风，我们就用伞跟风斗争。风要拿走我们的伞，我们不放松；风要留住我们的脚步，我们却往前走。跟风斗争，是一件颇为吃力的事。但是我们从这个中也得到了乐趣，而且不用说，我们的斗争是得到胜利的。

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值得怀念的。

可惜我不曾见过飓风。去年坐海船，为避飓风，船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天气闷热，海面平静，连风的影子也没有。船上的旗纹丝不动，后来听说飓风改道走了。



在海上,有风的时候,波浪不停地起伏,高起来像一座山,而且开满了白花。落下去又像一张大嘴,要吞食眼前的一切。轮船就在这一起一伏之间慢慢地前进。船身摇晃,上层的桅杆、绳梯之类,私语似的咯吱咯吱响个不停。这情景我是经历过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轮船被风吹在海面漂浮,失却航路,船上一部分东西随着风沉入海底。我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今年我过了好些炎热的日子。有人说是奇热,有人说是闷热,总之是热。没有一点风声,没有一丝雨意。人发喘,狗吐舌头,连蝉声也像哑了似的,我窒息得快要闭气了。在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起一阵大风,或者下一阵大雨。

1941年7月9日在昆明

风

◎莫洛

一日,苏鲁支看见一个少年,靠在树上坐着。于是他说:
“倘若我要用我的手摇动这树,便不可能。但我们所不能见的
风,可以随意摇撼它,屈曲它,任意到那一方面。我们最坏的是
被不可见的手所摇撼,屈曲。”

× × ×

不可见的手,风啊,把大树摇撼着,把大树吹折了,把大树
连根拔起,摔倒在地上,毁坏了。

人,不正像树木吗?

不可见的手在不断地摇撼树木,树木被屈服在不可见的
手中了。对于人,感情不正是一双不可见的手吗?

呵,感情的风,吹着树木,震撼,屈曲,甚至摧折,毁坏了……

× × ×

可怕的暴风从天外卷来。

那不可见的手呵,伸过来,摇撼着树了;而且那么狰狞,那么
狠恶,树被卷在可怕的狂乱里,哭喊,叫啸,疯了一样地失去
主宰。

但是,只要树木植根在深深的泥土里,即使是高山巅上的一
棵孤木,也一样能承受得起这天外旋卷而来的风暴。摇撼



的手会疲倦，癫狂的风会停息；正如同被冲荡的水的混浊，会渐渐地澄明；和平使空气宁静下来，天空展开一片远阔的蓝色，有太阳的光静静地抚摩着大树。

一阵狂乱之后，大树一样地刚坚直立，静与爱，大树保有着自己庄严的灵魂。

× × ×

感情的风从灵魂的深谷吹起。

假如不是狂乱的飓风，风静静地吹，风有它一致的方向，风吹在树木上，树木，和风奏着甜柔的歌……

即使感情的风蓦地疯狂卷起，要吹折你这树木；但你生根在深土，茎大，干粗；风乃无可奈何地过去。有爱在，树木一样地开花。

感情的风呵，不可见的巨手！人呵，植根于深土的树木。

有时候，风也柔和，风遂和树木游戏；风还为树木，吹送一曲发自灵魂的柔美的歌……

1945年9月

风雨(节选)

◎严文井

小河

每条红船都把窗子敞开,让气流通过。家计的谈话琐屑如杨花,滞留在深色的舱里。风钻了进去,驱出其中些许郁热,就又钻出来散在河面上。也许它要去擦摩另外一些船只的外壳,刷干那些水分同遗留了许久的积污。

气候正在突变。男人们再也不愿关闭在那憋气的木墙内,赤膊了坐在船的两头,或者跳板上。他们讲述着古老的荒诞故事,夹杂以灵巧的对骂。

女人们依然忙碌如故,有事需要丈夫,免不了还要打岔叫一声他们的小名。

答话当然免不了有点反叛的意思。

“莫要磨人!这一阵风,好容易得到,还不让我享福一下!”

办着交涉,丈夫们索性一条条躺下了。应命而去的好人也有,只是少一点。有那泼辣的女人忍不住骂几句,有的男人可能欢喜这情调,就回答以呵呵的笑。

“真好!”

由这赞语,风就变得更加狂妄作态,打一呼哨,把这些无